

·仇学宝·



他和犹太富孀



3577.5
712

他和犹太富孀

仇学宝

北方文藝

五年·四



责任编辑：龙 音

装帧设计：吕英滨

他和犹太富孀

ta he youtai fushuang

仇 学 宝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610/16 · 插页 2

字数 133,000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198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6,700

统一书号：10360·17

定价：0.91 元

他和犹太富孀

一、象从天上掉下来的机缘

生活里，常常会遇到一些颇为奇特的机缘。

我做梦也没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刚从医学院眼科毕业的毛丫头，不久前居然会得到一个极其偶然的机，能陪同我的老师——六十七岁的著名眼科专家钟华生教授，到美国洛杉矶去跑了一趟，开了一次洋荤。

不过这次出国，既非学术考察，也不是受聘讲学，而是专程去探望一位病危的犹太女人。急匆匆的去，又急匆匆的回来，前后总共只花了八天时间。

然而，在这来去匆匆的短暂时间里，却开阔了我对人生的视野，增长了许多做人的知识；同时，我还为钟老师和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犹太女人，作了一次怪有意思的“见证人”。我从而惊讶地了解到：在这位饱经沧桑、令人崇敬的老教授心灵里，竟长期隐藏着一个跨越漫长年代而又充满罗曼蒂克情调的故事。这个故事，除了少数查看过他档案、“挖掘”过他历史问题的人了解一些片断以外，从未被外人所知，既动人，又曲折，既悲凉，又美好，简直是一部优美动人的长篇叙事诗，甚至可以说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

年轻的朋友，你们不是正在生活的词典里，努力寻找什

么叫人生、友谊、爱情和情操吗？那末，我倒甘冒违背钟老师诺言的风险，悄悄地把这个动人的故事，奉献给你们。

二、市委黄波书记为什么急于要找他？

事情的由头，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天傍晚谈起。

那天下午，又跟往常一样，钟教授让我主刀，他当助手，给一位因公负伤的炼钢工人做预备手术。他的两只眼睛被爆炸的钢渣子溅伤了。我在钟教授的指导下，给病人清除眼睛里的钢渣粉末。我们在手术台上整整工作了四个半小时，汗水湿透了我的全部内衣。直到窗外的夕阳收起它那金黄色的光箭，化成满天晚霞的时候，钟老师轻轻地拍着那位炼钢工人的肩膀笑着说：“小李医生这次手术做得很好，你好好休养半个月，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合作！”说完，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跟我一起走出了手术室。

他刚让护士帮着脱下消毒服，院党委的秘书突然闯进来通知他说，市委书记黄波同志已派车来接他，要他马上到市委去一次，有急事商量。秘书的神色有点异样，仿佛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还说，黄书记正在办公室里等他。

“什么事呀，这么急？”我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道。

钟老师习惯地耸耸肩膀，用英语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有什么重要的病人吧。”

钟老师知道我的英语底子差，为了培养我的听读能力，

他故意常用英语跟我说话。

他急匆匆地换好衣服，临走时还特地弯进我的办公室，再三叮嘱我，要关照护士，加强对那位炼钢工人的护理，同时还要我把那两只动过大面积视网膜剥离手术的猴子的全部观察、测验资料，汇总起来，今晚送到他家里去。他想尽快把这项已经经过几十次试验的实验成果，运用到一位归国求医的老华侨的眼疾治疗上去。

我遵照他的吩咐，在医院食堂吃过晚饭，便拿了资料到他家里去。

钟老师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座高层公寓里。第四层第一个窗户，就是他的书房。我每次值中班回单人宿舍，路过他的住处，几乎整个大楼的灯都熄了，可他的窗户里总是还亮着灯。就象漆黑的航道里，远远地看见一盏航标灯一样。他那高大的身影映在窗帘上，我就知道他还在那台老式英文打字机上摘录、汇编论文资料。这么大年纪了，他还是那么勤奋、刻苦，常使我这个精力旺盛的青年人感到深深的惭愧。

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结婚。我曾问过他几次，他都笑着把话题扯开，仿佛很忌讳人家提起这件事似的，所以在他那套宽敞的大公寓房里，有一间养着兔子和猫的小实验室，陪伴他的只有一位跟他相处了三十多年的八十高龄的老婶母，和那台据说他三十年代从德国带回来的打字机。在他简朴、杂乱的卧室和书房里，到处都堆满了书籍和世界各地的医学杂志。这位精通四国文字的老专家，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了眼科医学事业。他写的眼科学术论文，曾被译成二十国文字。早在“文革”前，他就被西欧

医学界推荐提名为国际医学奖获得者的候选人。在“文革”中，他象许多老学者一样，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说他是什么“德国间谍”、“与外国女特务有不可告人的勾结”等等。可是这位性格刚强的老人，即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眼科医学的研究。“四人帮”被推上历史审判台以后，他更是壮志满怀，向眼科医学的新领域挺进了。

钟教授特别重视眼科医学接班人的培养。三十年来，他培养的学生已遍布全国，都成了当地眼科医学的骨干。即便对我这样一个末代工农兵大学生，他也不仅不加歧视，相反给了我加倍的教育和帮助。他见我并不太懒，也不太蠢，便特地让我当他的主要助手。他知道我文化基础差，又没有家（我幼年丧母，浩劫中又失去了父亲），就更象慈父般的疼我，严格要求我。他让我到他家里去，给我补习英语，又专门为我开了视网膜手术课。每星期上两课，无论刮风下雨，甚至他身体不舒服，也从不间断。当然，我也愿意常上他家去，帮他料理料理家务，或者抄写、整理一些资料。再加上他那位寂寞孤独的老婶母也疼我，喜欢我，说我的脸型长得很象钟教授，甚至劝说钟教授干脆认我做干女儿。总之，我和钟老师之间，不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且我把他看作是一位长辈亲人。

那天晚上，当我走进他书房的时候，只见他正仰卧在那只古老的高靠背沙发上，额上敷着一条湿毛巾，脸色显得有点泛红。

我以为他累病了，忙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摇摇头，叫我

把门关起来，然后拍拍旁边的长沙发，低声地说：“晓芬，你坐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看他这副疲乏的神态，心里觉得很不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这位一向很开朗的老人变得这样忧郁呢？难道市委书记……

“钟老师，您怎么啦？”我按着他的脉搏关切地问。

“没什么。”他忽然坐起来，苦笑着说，“你把煮咖啡的壶拿来，今晚恐怕睡不着了。”

我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不愉快的事，把他弄得这样愁苦。

当我插上电炉，按他过去教我的方法，放好咖啡和沙滤水后，他突然告诉我说：“晓芬，明天下午，我要走了，而且，你也跟我一起走！”

“我也跟您一起走？上哪儿？”我惊讶地问道。

“去美国。”

“去……美国？”我以为听错了。

“是的，美国，洛杉矶。”他清清楚楚地说。

天哪！这是做梦吗？……我听得见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

“是医学考察吗？”我极力镇静自己，问道。

“不是。是私事。”他的眼神里流露出某种哀愁。

“探亲？”我糊涂了。

“……也可以说是‘探亲’吧。”他苦笑着说，“不过，这是一次奇特的、而又令人悲哀难堪的‘探亲’……”说着，他从身边那只黑色大皮包里拿出一只大信封，递给我说，“你可以看看。”

我惶惑地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美国领事馆来的公函。抽出信纸，只见上面写着几行我看得懂的英文：

“兹受美国S.O.R石油公司董事会特急电委托，请贵市政府协助寻找并尽快转告著名眼科专家钟华生教授：

该公司代理董事长博伊兰·奥托·海伦斯夫人正在病危之中，亟盼钟华生教授能立即飞往美国洛杉矶，前去与海伦斯夫人见最后一面。望予准允和大力协助。”

原电签发者是海伦斯夫人的私人律师约翰·林克。

信尾还附了一句：钟博士如认为需要，可带一位陪伴来。一切费用由本公司负责。

我看了完全摸不着头脑：“钟老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就是刚才市委黄波同志找我去的原因。”

“黄书记是怎么说的？”

“他，劝我去。说市委已同意了。他认为，不去不好，因为这位奥托·海伦斯夫人是美国很有影响的犹太富孀，而且美国领事馆已经为我准备了两张入境证和飞机票。黄书记还让我挑选一个人陪我去，考虑到病人是个女的，所以我再三考虑，决定让你陪我去，他也同意了。你愿意去吗？”

“我怎么会不愿意呢？”我又高兴又惊奇，这机会实在太意外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禁问道：“是个犹太富孀？为什么要您去看她呢？”

钟老师紧皱起眉头。他调节了一下电炉的可变电阻开关，没说话。可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和疑问。

“钟老师，也许我不该问，你跟她究竟是什么关系，怎么会认识她的呢？……可以告诉我吗？……”

咖啡的香味已经开始透出来，被煮沸的蒸馏水开始升入装咖啡的玻璃兜。

钟老师用调匙搅拌了一下，然后苦笑着说：“既然我挑选你陪我去，你当然有权利问。不过，你愿意听这个又冗长又乏味的故事么？今天你累了一下午，还是回去收拾一下行李，早点休息吧，明天在路上还可以谈。”

“不，钟老师。”由于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我连忙声辩说，“我一点也不累，相反，闻了咖啡香味，我倒更精神了，……钟老师，如果您不觉得累，愿意讲给我听的话，我是非常高兴的。”

钟老师也笑道：“其实，我也一点也不想睡。不过，我和这位犹太夫人的故事，实在太长了；我俩之间的交往，几乎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如果要详细讲的话，恐怕要讲到天亮，你受得了吗？……”

“钟老师，您就慢慢讲吧，反正我也会睡不着的，我愿意听您讲完……”

这时，装在电炉上的电子控时器自动切断了电源，咖啡已经煮好了。钟老师不喜欢煎熬得太久的咖啡，宁可淡而清香，而且还不喜欢放糖，倒喜欢加一点白兰地。我给他满满地斟了一杯。

“既然你有兴趣听，我就详详细细告诉你吧。”他呷了一口咖啡，抬起头望着我说，“不过，你不要外传。因为你是第一个听我原原本本讲这个故事的人，连我的老姆母，我也没详

细告诉她，这是我对你的信任，我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长期埋在我心底的私生活；因为，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人们也很难理解，所以我是从来不愿意提起她的……然而今天，接到了这份可悲的电报，我自己也忍不住了……”

他仰靠在沙发上，沉思了一会儿，把咖啡一饮而尽，便凝视着灰暗的天花板，颇动感情地叙述起来。

三、他和海伦斯的最初认识

“说起来，奥托·海伦斯这个很有个性的犹太女人，曾经和我大半辈子的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这样的联系，既给我带来难忘的回忆和友谊，也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牵连……可以这么说，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摆脱和忘却这种联系，但我始终没能完全摆脱掉、忘却掉……生活，好象爱跟人开玩笑似的，把几十年的往事和相隔天涯的人，罩在一只千丝万缕的大网里，使你无法摆脱，无法超越！……至今回想起我和这位犹太女人的关系和往事，我就象一个衰老的蹩脚的导演，重看着一部自编自演的漫长、零乱而又还没有写到最后结局的拙劣的影片……

“我第一次认识奥托·海伦斯，是在德国海得尔堡一家小餐馆里。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正是希特勒疯狂备战和推行法西斯独裁政治的黑暗年代。那些靠喝人血喂得很壮实的法西斯分子，到处抓人、杀人；他们鼓吹优等民族应该统

治劣等民族，犹太人是可杀的异教徒，而非洲人、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都是属于劣等民族的。

“那时，我才二十二岁，在当地一家医学院里攻读眼科，兼在附属医院里当实习医生。在这里，我举目无亲，过着艰苦的半工半读的生活。作为一个被视为劣等民族的中国学生，唯一冀求的是尽快尽多地掌握科学知识，将来好为懦弱的祖国服务。所以，时间对我来说，比黄金还珍贵。我上午念书，下午做眼科门诊手术，晚上在市立图书馆里贪婪地抄阅世界各国的医学杂志，或者躲在医院实验室里练习眼部解剖外科，而晚上十点到凌晨二点，我去医院附近一家犹太人开的小餐馆里洗碗碟。这是一家通宵酒吧间。我每天要清洗上千只酒杯和盆碟，用微薄的收入来养活我自己和付学费。尽管日子是艰难的，但我咬牙挺过来了。

“记得，我第一次遇见海伦斯的情景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小餐馆里生意很好，餐厅里十几只小方桌都坐满了顾客。那个个子瘦小的犹太老板，老是吆喝我快点洗盆子。我来回奔忙着，把擦洗干净的盆碟捧到柜台上，送到厨房里，一刻也没有停歇的时间。

“这时，餐厅的玻璃门推开了，走进来一位有点面熟的年轻姑娘。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她穿着一套红格子花呢的上装和裙子，棕黑色的长头发，棕黑色的大眼睛，身上散发着一股带有酒精味的香气。她，长得很美，颇长苗条的身材，从背影看，颇有东方人的气质。她见大厅里坐满了人，便踮起穿高跟鞋的脚尖，坐在柜台前能旋转的圆椅上。

“‘请来一份汉堡包，一杯果汁水。’她对坐在柜台里的老

板轻声地说。

“‘是，小姐。’老板又马上瞪着小眼珠吆喝我说：‘喂，快拿两个干净的茶点碟来。’

“我连忙把刚擦洗干净的一叠茶点碟递过去。这时，我发现那姑娘正注视着我。

“‘请问，你是医学院看眼科门诊的医生？’她笑着问道。

“我朝她点点头。

“‘听说，你是中国人？是吗？’她又问。

“我又点点头，忙着收拾脏盆碟。

“‘我去医院手术室里常看见你，应该说，我们是同事。我叫海伦斯，在第二手术室里当护士。我听人家说，你的手术很好。明天下午将由你主刀，给一位妇女做白内障摘除手术，是吗？’

“我看见那个瘦猴老板又在向我瞪眼珠，我只好应付地点点头。

“‘请问你叫……’

“我有点不耐烦地回答：‘钟华生’。

“‘太好了，明天下午，我很高兴为您服务。’

“‘谢谢。’说完我就转身走了。

“我刚转身，突然一个又高大又健壮的家伙一把抓住我。这个满脸杀气的冲锋队队员，嘴里喷着一股夹着洋葱味的臭气，醉醺醺地拉掉我的工作帽，嘲弄地说：‘喂，让……让我看看，你这个黄色犹太人，为什么头上不留……小辫子？’嗯？……你……你们中国的娘儿们，还裹……裹小……小脚吗？……小脚……尖尖的小脚……’

“‘哈哈……’顿时整个餐厅里的人，都站起来哄堂大笑……‘对……中国人……小脚……小辫子……哈哈……’

“晓芬，当时，我真气昏了！一种被侮辱的怒火和热血，直冲我的脑门……我望着这群毫无教养的动物，我真想抓起柜台上的盆子朝他们头上砸去！因为我受到这样类似的侮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的手已经抓起一叠盆子了……可是海伦斯立即按住我的手，她用英语低声说，跟这种流氓，值得弄脏你的手吗？……我怒目看着他们，猛地推开那个坏蛋的手，迅速脱下侍者服，狠狠地朝他脸上扔去，转身走出了大门！……

“很快，海伦斯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她挽着我的手臂，连声抱歉地说：‘钟先生，都怪我不好，请你原谅……’

“我很久没说话，被侮辱的怒气压得我的心头发痛！……中国人……黄色犹太人！……这些刻毒的声音象刀似的刺着我的心！……而她，很温柔地紧挽着我的手臂，陪我走了很长一段路……

“就这样，我和海伦斯认识了。

“第二天下午，我给一位德国妇女动手术。海伦斯很热情地招呼我。她帮我穿上白色消毒服，还特地给我准备了一杯热牛奶。我走进手术室，手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我沉着地在主刀位置上坐下。海伦斯在给病人量血压。她朝我望了一眼，她那双棕黑色的眼睛，在白帽子和口罩之间闪着光亮。我知道，这眼光里，既有对昨夜的歉意，也有对今天手术的祝愿。我向她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严肃地对在场的人说：‘开始吧！’

“可是当我刚从助手那里接过手术器械，准备起刀时，万没想到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肥胖的中年德国妇女突然发疯似的惊叫起来：‘Anstehen!’（德语‘走出去!’）

“她竟象疯子似的把脸上的消毒布全扯下来，并且瞪着一双凶狠的绿眼珠，从手术台上坐了起来。

“在场的人都怔住了。

“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沉着地问她。

“你猜这疯婆子怎么回答我？‘我不要！’她歇斯底里地狂叫道，‘我不要一个给犹太鬼洗碟子的中国佬给我动手术！我不要！不要！……快把他换走！……’

“这时，我手里的器械象电似的刺痛了我的心，气得我紧咬着嘴唇，连脸也扭歪了！

“‘夫人，请安静些，不应该这样。’海伦斯劝阻那女人。

“‘呸！连你也不要，犹太鬼！’那胖女人恶狠狠地骂她。

“我这才知道海伦斯是犹太人。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站起来，厉声道：‘住嘴，不准骂人！’我扔下器械，脱下消毒服，跑出去了！……”

“这实在太气人了！”我禁不住插话说。因为，象我这样解放后成长的青年，是无法理解这些遥远年代的异国生活的。也根本不了解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的处境。

钟老师自己添了些咖啡，喝了几口，叹了口气说：“孩子，气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呐！”